

#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H1/PV.26  
3 October 1986  
CHINESE

## 大会

### 第四十一届会议

#### 第二十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10月7日星期二，上午10点15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汤姆森先生      (副主席)      (斐济)  
嗣后：乔杜里先生      (主席)      (孟加拉国)

#### — 一般性辩论〔9〕 (续)

下面各位发了言：

阿塞维多—佩拉尔塔先生	(萨尔瓦多)
古里诺维奇先生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巴森德瓦先生	(也门)
马赫迪先生	(苏丹)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6-64205/A

由于主席不在场，会议由副主席汤普森先生（斐济）主持。

上午10点10分宣布开会。

### 议程项目9（续）

#### 一般性辩论

佩拉尔塔先生（萨尔瓦多）：我愿向主席表达我们最热烈的祝贺，祝贺他当选为联合国第四十一届联大的最高职务，并祝愿主席在他的工作中取得成就。我们坚信，在他明智的主持下，我们将能够为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国际问题找到一种谅解的方法。

同时，我还想特别感谢和赞扬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所作的艰苦工作。他对和平和国际合作的献身精神应该得到本组织所有会员国的坚定和无保留的支持。

今天，我向本大会带来了一个英雄人民的话。这个人民学到了许多东西：听取和聆听。但今天他们呼吁人们对他们的问题表示谅解和理解。

这是一个国家的人民、政府和军队的史诗般的历程。他们在历史的某个时刻以历史的勇气决定摒弃独裁和压迫的黑夜。

萨尔瓦多想把他的情况再次告诉大家，并希望得到世界的谅解。这种谅解对我国实现全面的民主和幸福将是一个鼓舞。我们为了实现最后的解放、多元化和正义陷入了流血、痛苦和哭泣。所付的代价越高，我们就应为实现这些目的作出更坚决的努力。

在民主革命六年以后，萨尔瓦多现在已经开始冲破误解的障碍，并在牢固在团结和参与的平等基础上巩固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

在这一痛苦的进程中，当然会有令人不安的事情。因此，它需要这一崇高大会的谅解。我相信大会不会看不到那些为和平而献身的人民。

自从杜阿尔特博士执政以来，萨尔瓦多已经出现了变化。我们意识到在当前

萨尔瓦多具体的情况下扬展民主是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的。因此，我们建立了与人民长期以来不能实现的愿望相符的政治机构。

我们也意识到这项工作有巨大的困难。因为所实施的战略基于大不相同的计划，而且社会冲突涉及到被两极分化的人民和不公正的条件以及社会上和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因此，我们制定了一个给萨尔瓦多问题找到现实答案的政府方案。它的基础是五项主要目标，而这五项目标是作为实现民族团结的跳板，而要克服这场危机又必须实现民族团结。

这些目标是：人权化、和解化、民主化、参与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就民主化而言，政府实际成为了变革的催化剂和动力。它建立了各种机构，并由于这些机构代表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思想和愿望从而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团结。但至今所说的这种民主可能只是一种干巴巴的理论没有任何价值，因为任何政府都可以说决心采取这样重大的步骤，而同时不需要实现任何具体的成果。

在我国情况却不同。在我们于1982年、1984年和1985年举行的选举中，我们在没有任何保留和顾虑的情况下把我国向几百个国际观察员开放。而且，这些观察员为这些选举的合法性和公正性提供了确凿的证明。

在几天中，我们实际上能够满足我国人民所最珍视的期待之一。就是一个可靠的、自主和最终的选举进展的结构，实际上反映了民主理想。因此，我国人民可以相信，今后他们将能够在选举过程中自由表达意志，并了解到，民主就是通过选举进程得到加强的。

正如历史象我们所显示的一样，民主最真实的概念超出政治，从而包括国家生活的所有不同方面。

人民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在我们的法制范围内，如果没有一个与新形势一致的新的法律，就不能实现民主。为此，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根深蒂固的法律改革，由专门的多元委员会努力完成国家法典改革的工作。其中之一的劳工法现正处在颁布之前的最后阶段，那个特别的机构根据正义和参与的不过分的要求，已经实际上

在对应的基础上分别在雇主和工人之间作出努力，从而创立了一个平等和理解的气氛。

同样，除非我们有萨尔瓦多社会福利的物质基础，否则任何努力都不会取得成功。这就是土地和在土地上工作的人。今天，由于这个劳工法，我们的农民——我们真正财富的不知名的创造者——能够自由地组成工会，并享受他们的集体权利。的确，农民工会运动过去曾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主要推动力。这一新的民主如果不着眼于过去也就将没有基础，没有完整的背景。这就是当时占主流的过时的前土地管理体制。我可以有理由自豪地告诉国际社会，我们已经能够满足我国人民和历史的期待，这是因为仅在六年前开始的、并是全美洲历史上最根深蒂固的农村改革已经实现了主要目标。在头两个阶段中，百分之三十七的最好的土地已经实际上转移给小土地所有者与合作社，这意味着现在七十多万萨尔瓦多人正在享受真正的土地财富的重新分配。

但为了使这一重新分配更公平合理，根据真正参与的标准，已经建立了一个合作团结基金，以保证这一改革的所有部门都能够实际上以收入参考资助任何无法进行同样经营的合作社，或完成特别项目。

在进行这种创新的改革中不可能不出现某些不足，但我们坚信，有我们人民的耐心、有我国政府的决心、有国际社会的技术和经济合作，这一代表我们新的民主革命关键的神圣和正当项目将会蒸蒸日上，并实现其主要目标。必须开始，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履行宪法，并记住，一月将执行这一改革的第三、也就是最后阶段，届时我们将履行和遵守每一原则——任何个人不能拥有二百五十公顷以上的土地。

萨尔瓦多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萨尔瓦多，过去很难保证在农田工作的数千工人得到任何形式的贷款。现在却可以保证，信贷不仅掌握在为数不多的银行体制的手中。从而，我们能够通过保证新的分配信贷来加强新的农业体制。

在一场严重的财政危机中，我们已经克服了这一代价高昂的冲突的后果，并正在进行经济改革。这包括我们经济的国营部门的现代化，使他们更有活力，并在新

的形式下，保证绝大多数人参与保证萨尔瓦多所有人的幸福。

根据这一民主和参与的概念，必须非常坚定地控制基本商品价格，为低收入家庭保持低利率和低信贷率，并有关于出租房屋的补充法。目前所有不同方面都已经得到保证。我们还必须补充的是，已经连续三次给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人员增加工资，并为半都市地区和贫穷部门进行了数以千计的小型中期项目，以保证在耕作地区，国家经济复苏计划将能实际上给整个萨尔瓦多带来福利。

和管理及文化改革一道，这些改革证明萨尔瓦多正在为加强一种具体的民主革命而战斗，有别于不能满足一个社区和一个自由社会需求的集权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个人主义。

本着参与经济部门的同样精神，我们还在进行税务改革，以保证更好地将税务负担重新分配在更强大的经济部门上。这是通过非直接税收、和征收资金、多余和奢侈品税来完成的，从而保证一个更公平的税务体制，来支付目前冲突的代价。因此，我们正在一点一点地创造一个有利于保证私人商业部门推动经济复苏的气氛。

不错，顾主的确在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概念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同样正确的是，所有萨尔瓦多人都必须作出牺牲，以克服这场我们被卷入的非人道的冲突。

在这方面，我们呼吁萨尔瓦多的私人部门不再犹豫不决，响应国家的号召，帮助我们大家享受这种民主。

萨尔瓦多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感到极为遗憾的是，走向通过鲜血和痛苦已经取得自由的这种革命被某些政府误解了，例如古巴和尼加拉瓜。这两个政府实际上提出了批评，似乎没有理解我们正在努力实现的目标。由于许多政府已经成为债权人，另有关于人权的特别报告员，而这些人权却正在遭到公然和长期的违反，很难理解为什么国际体制不能够采取更公平的批评方式。

萨尔瓦多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认为，我们必须有多边主义，多边主义必须是一种鼓励，保证人类能够实现自由——必须在民主中得到捍卫的自由。因此，我国政府决心推动自由以及所有人享受自由的权利。

乔斯·纳波莱昂·杜瓦特博士领导下的萨尔瓦多政府正在促进履行并尊重人权。正是在这个领域我国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同样重要的是要强调在军事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为使我国军队更技术化，更职业化，已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现在我们已经有一支武装部队，在确保萨尔瓦多人民的和睦与谅解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样重要的是还要提一下在这个领域所作出的具体努力，这种努力是排除任何形式的滥用权利或任何形式的滥用暴力的可能。武装部队的成员中有637人遭到逮捕，由于各种罪行而受到审判，他们也许是为反对人民而犯下的罪行的。

另一方面，政治谋杀案件的数字正在下降。大家要记住一九八六年谋杀案的数字只是一九八〇年谋杀案例的2%，并且这些数字绝大部分不管是直接还是假设都与武装部队的人员无关。

恰恰相反萨尔瓦多人民以悲痛和惊讶的心情看到了革命民主阵线——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所进行的恐怖主义行动，这些行动有时包括摧毁电话中心，对公共交通实施攻击，烧毁咖啡储藏库，大规模摧毁动力中心，更有甚者，安放炸弹炸伤许多受害者，尤其是炸伤正在地里劳动的农民，这些农民很不幸经常受到这种蛮横的暴力的伤害。这种罪恶的暴力经常杀害农场工人的小孩，这些小孩也是这种暴行的主要受害者。

这表明了游击队组织绝望到了什么程度，同样解释了为什么游击运动的官兵中有这么多逃兵，解释了他们为什么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失去了国际支持，并毫无疑问地正在走向它们历史性的最后失败。

我们希望特别报告员在其关于人权的下一份报告中将会反映游击运动的逃兵数目有了巨大增加这一情况，反映逃兵加入民主进程这一情况。这些逃兵在重新恢复正常生活的全部过程中得到良好的接待和对待，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这些集团正缓慢地减少。并且在任何时候它们都能保证得到武装部队对他们基本权利的充分尊重。

但是，我们并不忽视这一事实：仍然存在错误和问题，但是我们已经表明我们

决心克服这些错误和困难，并且确保这场强加在我们人民头上的冲突将变得更人道一些。

萨尔瓦多已经有了变化。我国政府以关切的心情看到特别是某些国际组织对萨尔瓦多人权情况所采取的态度。这些国际组织受到某些国家政府或政府集团的诱惑，这些政府似乎不断对我国民主机构的合法性提出挑战，建立这些民主机构是为了促进我国的民主。我国不遗余力地争取和平和正义，因此在有关我国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形势的进展方面我国欢迎得到联合国更公平的对待。因此我们希望能根据我们目前正作出的努力而采取更谅解的态度。我甚至要以充满尊敬的心情说，我国认为考虑到这个方面所采取的真正的措施，特别报告员继续存在事实上对我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如果不再延长它的任务期限将会更为公平。

萨尔瓦多已经有了变化。我们认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和平，没有和平就不可能有社会正义。要实现和平就必须开放必要的空间实现政治自由，确保所有阶层都能自由地参与保证进行坦率民主对话这一责任。我国政府认为和平并不是仅仅意味着为争议寻找解决方法。不存在武装冲突并不就意味着和平。和平意味着确保所有人都有安全，能充分地得到尊严和享受永久的价值观念。和平意味着把尊重并承认其他人的权利作为必要的先决条件。从而使我们以建设性的团结方式作出共同努力来克服各种问题和挑战。

就在这个大会上，两年前共和国总统乔斯·纳波莱昂·杜瓦特博士提出了一个基于坦率和友好对话的和平建议，这个建议会保证和平进程的稳定，方法是使这些集团在我国宪章的范围内加入社会进程，我国的宪章在最广泛的基础上建立了民主和政治多元化。这个倡议是与明确的民主方式提出的，在一九八四年十月和十一月分别在拉潘帕和阿亚古阿罗举行了两次会议中都得到了明确的证实。但是这些会议表明对这些集团来说自相对话是一种策略，他们没有正确地运用这个策略，他们使萨尔瓦多人民对和平和民主的希望破灭，它们不希望为冲突找到一项政治解决方法。

五月总统对孔塔多拉集团国家进行了正式访问以寻求对孔塔多拉集团的支持，总统在阿根廷，巴西，秘鲁和乌拉圭时，提出大赦和一项停火的保证，以换取完全放弃把暴力和战争作为取得权利的手段 of 公开表示。 尽管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革命民主阵线持僵硬的态度，我国政府仍然支持并且将继续支持对话的进程，因为我们相信这是在基督教民主范围内我国人民权利和有秩序的社会赖以发展的基本概念。 这个对话不仅得到国内和国际的接受，认为是可行的进程，而且法拉本多·马蒂民主解放阵线革命民主阵线的许多成员也早已自觉自愿地加入了我们的社会，这表明它们反对暴力，接受了西方民主的原则和价值观念。

杜瓦特总统在他今年六月致全国的咨文中，建议举行第二轮对话，第二轮对话将表明政府具有不可动摇的政治意志要在坦率谅解和责任的基础上寻求民族解决冲突，坦率谅解和责任是我国总统的品德。 这样他就履行了他在这个大会厅里所作的承诺。 但是一些拿起武器的人事实上采取了顽固的立场，他们要求军队撤离到三百平方公里的地区内。 他们要维持对那个地区的统治，从而使他们在国际范围内要求得到承认，当然这完全是幻想。 很明显他们这种意图肯定是要失败的而这轮会谈实际上也不得不延期举行，这也是合乎逻辑的。

这表明了革命民主阵线——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的历史合法性，并恰恰相反地再次表明萨尔瓦多政府无以辩驳的合法性；萨尔瓦多政府大大地加强了其国际上被动和主动采取行动的能力，这正是因为人民的支持和杜阿尔特总统诚恳、谦虚和诚实地为其政治纲领和政府制订了内容与目标。

我国政府仍然坚定地决心尽一切可能来通过对话这一唯一途径促进我们国土上的和平。 由于全国人民协商一致的结果，这一态度得到服从命令的武装部队的充分支持，这一点已在9月19日军事总指挥部向全国发出的咨文中清楚地承认了。

萨尔瓦多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必须对付由不同成份组成的结构，这一结构的特点是，在各种变数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与社会对峙的气氛中存在着反对和持不同政见的势力。

这是因为，不干涉其它国家内政和尊重它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平等主权、



放弃使用和威胁使用武力和在所有各国人民发展中进行合作的原则，今天比以往更是萨尔瓦多基于诚意和尊重和遵守条约外交政策的有益基础。

如果没有促进和维护民主、尊重人权和我们国内政策具体项目的特性，上述这些原则对于现在和将来的萨尔瓦多人民将是毫无价值的。

因此，萨尔瓦多的外交政策必须考虑到我们对内政策的目的和要求，这是很自然的。这是我们能够在三个基本方面的基础上来巩固我们的战略，这三方面是：由于政府的来源和捍卫和巩固政府的进程所决定的合法性；因为我们不干涉其它主权国家内政和尊重其它国家人民自决而导致的中立性；以及因为我们是一个统一的社会，我们支持那些与自由、多元化、参与和基于西方基督教概念之上的合法民主国家而导致的民主性。

在此确定范围内，实现和平的目的和手段是明确的，并在区域和国际范围内有其自己的纲领，并为我们自己的政治外交政策取得重要作用。

我们一贯表明愿意促进所有各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我们决心继续坚决谴责南非政权，因为该政权仍然推行其分离作法和种族隔离制度。

我们还必须指出，必须充分利用作为找到解决中东、黎巴嫩和朝鲜问题办法最为有效手段的诚实和诚恳的对话，即谈判。在此方面，我国政府认为南朝鲜为实现朝鲜统一而提出的方案对实现该目标有着积极有用的出发点。

在我国外交政策有关区域方面，我国政府认为，虽然中美洲危机的确是由于不再适应该地区人民要求政治参与经济发展的需求和愿望的过时结构系统所造成，但同样注意到的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冷酷的东西方对峙同样产生了影响。

毫无疑问，由于缺少解决区域问题的适当机构同样促进了局势的形成，导致缺少对国际法原则与准则的尊重。

我们认为存在着一种政治、外交和法律的真空，因而也就缺少中美洲的安全，为了确保那些事实上能够阻碍从内部和外部影响我们民主国家破坏行动发生的措施和程序实现，必须弥补这些真空。

在这一方面萨尔瓦多政府采取完全坚决支持孔塔多拉集团工作的立场，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弥补真空、巩固将会导致同时、区域、多边和可核查全面协议缔结的

条件最为可能的途径，并将毫无疑问地实现和平、安全、民主和继续发展的重新建立。

自从孔塔多拉倡议一开始，我国政府就清楚地表明了其和平解决这一区域危机和赞同孔塔多拉集团的政治意愿。我国政府曾声明，从国际上看，这是一个独特、最终、不可替代和得到保证的文件，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实现和平、多元化民主社会、安全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唯一途径。它是决定性的，因为它代表着拉丁美洲为实现由于协商一致意见而开展认真谈判所作出的全面努力。它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它在历史上是合法的，因为其机构由于得到了国际支持和享有崇高的信誉而得以保证。

但是，今年6月7日转交给我国政府的孔塔多拉中美洲和平与合作最后文件在停止各种形式军备竞赛，就控制与削减武器库存及其有效地开展谈判方面没有包括符合1983年9月五个国家所承担的承诺中的某些方面。

我们不能忘记，鉴于中美洲局势的严重性，所有作出的承诺和达成的协议都必须予以履行，特别是那些有关政治方面内容的承诺与协议更应该这样，因为这是在事实上使得孔塔多拉倡议获得成功的基本要求。我还要重申有必要确保执行和履行上述这些承诺机构的效率，并保证和监督政治妥协。

最后，由于我们的民主和热爱和平的特性，要向孔塔多拉集团呼吁，要它加倍努力说服尼加拉瓜遵守协商一致达成的方案，使我们能够继续进行谈判。如果尼加拉瓜不能表现出更为确定的政治意愿、作出并尊重和遵守孔塔多拉条约的承诺的愿望的话，实现上述目的就是不可能的。

我们已经最为明确地表明了我们想要在该地区开始对话和实现民主的诚恳意愿。作为国际冲突化的一种选择，萨尔瓦多已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孔塔多拉理论，这一理论代表着中美洲国家排除该地区独裁阴影的崇高愿望。这样，我们清楚地表明了萨尔瓦多外交政策的合法和独立性质，表明了我们对于多边对话的信任。

萨尔瓦多已经发生了变化。我要劝告尼加拉瓜政府也改变其不合理的态度，这种态度事实上破坏着孔塔多拉和埃斯基普拉斯所建立的对话与谈判基础，这种态度是为了通过双边办法解决区域争端，但永远不会是通过谈判来达成孔塔多拉集团所提

出的那种同时、多边和可核查的解决办法。

同样，我敦促尼加拉瓜政府在区域一级明确表明善意，停止为那些企图在萨尔瓦多进行颠覆活动的人提供永久避难所，在国际一级不再公然违反国际法。

这一次区域局势的恶化使中美洲各国必须建立区域性机构，恢复现存的机构，以补充孔塔多拉集团的工作，是中美洲人通过现实的承认现存的导致团结或分裂的因素，就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的方法达成一致意见。

本着这一精神，萨尔瓦多正在作出积极的贡献，帮助建立一个中美洲议会，这一议会将被看作是一个审议机构，使我们能够讨论所面临的问题，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这一机构最终将对中美洲各国可以达成的协议采取后续行动、进行核查和监督。

谁都不能否认，我们已清楚地表明了使中美洲问题摆脱东西方对峙的政治意愿，因为萨尔瓦多首先批准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中美洲国家之间签订的合作条约，因为我们相信，促进地区间的对话将对消除在本地区存在的世界利益作出巨大贡献。

因为众所周知的南美领导人指出，欣欣向荣的拉丁美洲民主制度能否成功取决于有无能力解决当代巨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我国政府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内部结构的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公正的国际经济关系继续存在造成的。

除了偿还外债的高额费用之外，我国对世界各中心的依赖也不断增长，这大大地导致了我们经济的不平衡。与此同时，这也反映在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不稳定，这种不稳定的状况及我们各国人民生活质量不断下降的现象侵蚀了我们民主进程的基础。

我们许多国家现在已经进行了尽可能大的经济调整，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高昂的社会代价，因为这一调整降低了生产率，使收入与支出出现了不平衡，难以稳定和恢复经济。

在这一局势下，必须增加以公正为基础的人力合作，发达国家应当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支持我们这些国家进行的结构改革，创造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的条件，而不是相反。

不久前与在大会发言时，哥斯达黎加总统说：

“昨天这些国际银行根本不管自己的钱正维护着专制君主的统治。今天它们对在自由中向他们还钱的人的苦难漠不关心。”(A/41/PV.9, 第9—10页)

我国政府紧急呼吁各工业化国家政府考虑和了解,穷国的经济危机不断恶化不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因为这使人类的一大部分无法获得主权,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实行自决,使这些人感到极度的绝望,使作为理想的生活方式的民主制度的信誉逐渐丧失,危及这一制度在历史上合法存在的理由,恰恰相反,有利于已经为我们各国人民拒绝接受的其它政治制度。

最后,我们决不应忘记,教皇保罗六世说,发展是和平的新名子。

恐怖主义行径正在世界各个地区扩散,每天都要伤害更多的无辜受害者。萨尔瓦多政府同国际社会一样,对于这一行径的增多表示关注。

破坏公共财务和经济基本设施,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扣压人质和在公众场合放置炸弹是在我国活动的恐怖主义集团活动的特点。他们认识到自己无法取得政治或军事的胜利,于是就采取行动行径,以便在国内外表明有采取行动的能力,同时打击公众的士气。

我国政府重申准备完全参加在国际一级为同这一灾害进行斗争所采取的措施,因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的理由都不能使我们接受、理解或同意让这些日益野蛮的残暴组织采取的丧失理智的行径威胁人类。

萨尔瓦多共和国和洪都拉斯两国人民正在致力于实现共同的目标。我们于1980年10月30日在利马签订了和平条约,同意终止曾一度将我们疏远的分歧。如果我今天不在国际社会面前强调一下对于和平条约得到了充分的履行,以此作为证明我们两国政府和平意愿和秉性的证据,那对我们两个兄弟国家人民的历史性的坚韧不拔精神来说,是不公正的。根据这一条约,我们同意共同将边境争端——包括陆地、岛屿和海洋的争端共同提交国际法院审议,这证明了我们的下列信念,即各国间的分歧和紧张局势必须通过坚持承认国际法原则加以解决。

这一协议昨天已提交联合国备案。为达成这一协议而举行的对话与谈判是在友好和相互谅解的气氛中讲行的,这有助于加强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之间合作的纽带。

我国重申自己坚定不移的决定，即遵守国际法院关于边境争端的裁决，因为我们相信，法律和公正将在这一国际最高司法机构作出决定中占上风。

我们两国政府还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合作及关于难民问题的政府间委员会的支持下，起草了一个计划，创造条件和必要的信任，以便使在洪都拉斯的萨尔瓦多难民能够在自愿情况下逐步和按照计划地逐步被遣返，使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出生地重新定居。这一努力是根据我国政府对我们不幸仍然不得不忍受的冲突所抱有的高度人道主义的概念作出的。

萨尔瓦多认为民族与自由的价值准则遭到了世界大受其害的不断加速的军备竞赛的威胁。如果中美洲各国政府不得不为了纯粹防务的理由而将匮乏的资源采购大量的军备，那它们就无法承担自己人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职责。因此，桑地诺阵线政府应当宣布放弃自己全民皆兵的国家安全和输出革命的概念，恰恰相反，应当同我们一样，接受对其目前军备建立限制，正如我们在孔塔多拉集团中所建议的，这一限制将在本地区各国的力量间建立平衡。

现在，我想谈谈使联合国无法实现其宗旨与原则的危机。我国政府并不认为这纯粹是一场财政危机。这一危机有着更加深刻的影响，涉及到对联合国有无能力促讲解决当代更迫切的问题所抱有的信任。

因此我们准备支持任何可以改革联合国机构的倡议，这样我们就可以再次有效地履行联合国的职责，再次受到会员国对联合国的抱有的信心和信任。

我们愿意重申我们感谢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所做的工作，如果他希望再次当选，我们无疑会坚决支持他的要求。

萨尔瓦多已经发生变化，我们愿意紧急告诫国际社会，特别是世界上所有民主国家，团结起来保卫多元化和有多方参加的民主，目前这个民主正在通过技术和财政合作以及萨尔瓦多作出重大牺牲为代价得到巩固，已帮助我们结束笼罩在我们所有人头上的威胁，这个威胁破坏着保证我们都希望实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福利的必要资源。

我们认为人们应该先想好再说，并应履行诺言。杜瓦尔特总统及其政府已经履行他们的诺言，我国政府名副其实地履行起职责。为此，萨尔瓦多所有人民在经历了仇恨和报复的漫长黑夜之后，愿再次一起歌唱我们国歌的歌词，这些歌词提醒我们，萨尔瓦多将永远愉快地寻求和平，并努力永远维护和平。

古里诺维奇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们从这个讲坛上讲了许多不同的词汇。然而那些占主导地位的词正是那些经过长期以来不断重复而意义没有降低的词汇。这些词汇的永久价值取决于它们所包含的概念。“和平”、“安全”、“人民的自由”、“繁荣”和“人类的光明未来”，这些词汇属于这一类型。这些词汇在得到具体建议和具体行动支持时具有特殊意义，这些意见和行动的目的是要把这些理想变为今天国际关系的血和肉，并把它们变为一个基础，使后代能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他们的生活。

目前人类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一个特别关键的阶段。现在是决定这个历史将继续成为一个具有理智和和平创造性的历史还是变为一个具有全球灾难的历史的时刻。在过去的一千年中，人类即使在经受折磨和战争的时刻都默默地期望着明天，希望它更加光明，使生活变得更愉快和更美好。目前人类怀着辛苦看着未来。这种深刻的惊恐感觉的原因是社会不公正、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疾病、整个国家遭受饥饿，最重要的是全面核毁灭的威胁。人类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根除这个威胁才能对未来持有信心。

排除核和空间威胁并扭转军备竞赛将使人类能够保持具有最高尚意义的文明，能够把资源用于经济和社会进步。在核火药筒上是不可能正常生活的。

局势的紧迫性和挑战的巨大性需要从根本上采取一种新的政治思想。过去的老一套教条，诸如“强权即公理”、“在政治中，软弱就是承认犯罪”、“通过威慑进行遏制”等等，都已绝对过时了。这些不仅没有促进世界人民的安全，反而使之直接处于危险之中。联合国秘书长向本届大会提出的联合国工作报告中也强调需要“一个新的开端，努力克服在重大问题上存在的僵局”（A/41/1, P.2）。

我们必须抛弃一国的安全是建立在损害另一国安全之上的教条。在这个核和空间时代，唯一真正的安全是大家的安全。

这种新的政治思想必须付诸于实际行动之中。鉴于需要在核裁军以及其他方面保证取得进展，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阿伊·戈尔巴乔夫建议苏联和美利坚合众国最高领导人紧急举行会晤。这项建议得到了里根总统的接受。正如大会所知，这次会晤将于10月11日和12日在冰岛举行。这次会晤必将极其有力地推动谈判，为通向取得成果的道路找出一个最简捷和最直接的办法。我们认为苏美国家关系改善不仅有利于苏联和美国人民的利益，同时还有利于所有人获得更大的安全。

正是出于希望建立一条通向这种普遍安全的可靠道路，社会主义国家集团集体倡议“建立一个全面国际安全制度”，请本届大会审议。

作为这些建议的共同提案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认为，国家间的关系必须建立于和平共处和尊重相互利益的基础之上，其中安全利益应该放在首位，这些利益将通过物质、政治和法律以及道义和心理的保障得到保证。它们的基础必须是进行合作，在保护地球上的生命方面进行合作，同时在解决决定生命质量的全部国际问题方面进行合作。

经验告诉我们，任何国家都不能仅仅用军事和技术手段牢固地保护自己，即使它获得了优于对方的军事优势，而实际上这是不可能获得的。考虑到现代武器的性质，只有通过政治手段才能确保安全。旧的规则必须让位于一个全面国际安全制度，这项制度包括国家间关系的所有方面——军事、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这种制度不仅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宗旨，同时还将加强联合国的有效性。这将是对于人类今天所面临的危险局势的最恰当的回答。联合国会员国以及它讨论的问题都带有普遍性，它是组织上适合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的国际论坛。作为联合国创始国之一，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相信，去年庆祝了40周年纪念的联合国已经具有足够的成熟性和足够的丰富经验来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认识到国际安全的综合体系是不能随着一支魔杖的挥舞，而一下子产生的。要求所有国家作出不懈的努力。现在需要的是政治意愿和远见，对话，以及克服缺乏远见、短暂而自私的预谋的能力和愿望，以便达成对大家都有利的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

结束在地球上的军备竞赛，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以及销毁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等——这些必须是一个综合安全体系的最主要的基本因素。十八世纪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在武器尚处于原始状态的时候（拿现在的条件来衡量），就写到：“战斧不能生产任何东西，它只能带来许多毁灭。”这些话的真理今天显得极为击中要害。军备竞赛的危险政策已经把我们带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再迈一步毁灭就将是全面的。时间已经对人类不利了，因为新的毁灭武器正在产生，而且也许根本控制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宣称军备扩张根本就不是国与国之间不信任的原因，这种说法是不合适的。如果不搞烦琐主义的话，让我们来问问这些赞成这种原理的人：武器能够带来信任吗？

需要采取坚决的实际的步骤才能从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中走出来。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开创了实现这一目标的真正机会，它们反对对抗的陈词滥调，抛弃了政治思维和人为障碍的旧框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通过它提出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苏联准备就那些引起争论和怀疑的所有问题寻找妥协的解决办法。

苏联在1986年1月15日提出的建议概括地提出了到2000年全面普遍的核裁军的计划，这些建议符合当今世界的新的要求。这些建议的目的是彻底地——在地球上不仅要全面地消除核武器，而且消除化学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规定在执行的每一阶段，本着所有国家的安全不受影响的原则，采取必要的核查措施并严格予以遵守的必要性。这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应该为其他核大国树立一个采取真正裁军步骤的榜样。

大规模的“星球和平”的计划已经提交给联合国了，其中规定为了所有国家的利益，并为了建立一个世界空间组织，发展在外层空间的多方面的和平合作。这



个目的与危险的“星球大战”计划形成鲜明的对照，对于任何明智的人来说，现存的这些方案哪一个最能服务于这个地球上居民的利益，是十分清楚的。

的确，如果是认真的实现全面消除核武器的目的的话，而不是仅仅为了宣传，那么为什么选择这么一条道路，一条对我们的星球来说危险得多而且耗费更多的道路，即把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呢？为什么放弃遵守制止核军备竞赛的条约呢，并破坏维护稳定的协定呢？我这里指的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签订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定和反弹道导弹协定。这里肯定出了些问题，不是逻辑上的就是真正意愿上的，因为现在的确存在着一条简单的直接的道路——就是甚至可以在本世纪结束之前，双方一步一步地销毁核武器。没有核武器，也就没有防卫这种武器的必要了。

需要强调的是，苏联并不把自己局限于仅仅提出建议。苏联表现出来的富有建设性的精神和诚意足以给国际实践带来一种新的重要因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单方面采取了大规模的克制措施和军备限制措施：其中包括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暂停对美国在欧洲部署核导弹的反应措施；撤销在欧洲的大多数中程导弹的戒备状态；不在外层空间部署反卫星系统的承诺；最重要的是，自1985年8月6日单方面停止一切核爆炸。

这个单方面停止的决定已经4次延长了，尽管这对于苏联来说，十分明显，是一个十分困难的而且威胁安全的决定，特别是鉴于美国仍在继续进行挑衅性的核武器试验。根据最近作出的延长暂停核试验的计划，苏联将以不进行核试验来纪念国际和平年。这是为真正负责地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树立了实际的榜样——这个榜样给人类带来了摆脱核威胁的重大希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双方停止并禁止核试验对于它们本身是重要的，而且，将向核裁军迈出了真正的一步。现在需要的不是折衷办法，而是根本解决问题。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表示希望美国听取世界公众舆论，认识到停止

核试验的需要。逐渐销毁核武器的目标还包括地理上的因素，和有关常规武器的水平的问题。因此，为了帮助使欧洲没有核武器，已经提出建议，在欧洲大陆消除中程核导弹，在那里建立无核武器区。除此之外，华沙条约成员国还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成员国和一切欧洲国家建议，在不久的将来，在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欧洲地区裁减四分之一的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

提出的新建议还考虑到毫不迟延地缔结一项禁止化学武器、消除化学武器贮存以及生产化学武器的供应基地的公约。

以上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主要建议的一个简单而大致的回顾。社会主义国家准备认真考虑其他国家的倡议。这是我们的政策，这是基于苏联共产党27大的决定的，也是基于当今世界的现实的。这是受我们对未来的责任支配的，并且考虑了所有各方的合法要求。如果说，到现在为止消除空间核威胁和制止军备竞赛方面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的话，这是因为只有通过共同努力，以及对我们的共同责任的了解，才能取得进展。人们希望，那些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向之提出建议的国家能够真正表现出它们准备沿着裁军的道路，作出双向的努力。

有些人声称他们集结武器是为了谈判的需要。那么，这只是走向进行军备集结谈判的一小步。的确，把军事实力作为讨价还价价码的潜在危险一直在增加。不幸的是，于此同时在谈判桌上没有获得任何进展。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美国不愿意接受这么一种事实，即：采取实力政策对于达成真诚的协议是毫无作用的。这一政策的最终目的是要迫使其谈判对手拜倒在其脚下，并对对方施加不平等的解决办法。这在今天的世界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其结果只能是核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这对所有国家的重大利益其中包括美国有什么好处呢？这能给世界带来安全吗？回答是不言而喻的，即：是不可能的。

我们希望，美国人所固有的实用主义和实用观点这些特征不会使其涣散军事观点综合症，我们还希望，美国今后在估计形势并采取行动时会出于现实主义，并考虑到进行共同努力使国际局势正常化，结束毫无意义的军备竞赛并消灭核武器这些问题的必要性。苏联和美国同意不久在雷克雅未克召开最高级会议使人们又产生了希望。重要的问题是，这次会议要为今后的会谈达成有意义的协议铺平道路。

历史已经证明，军国主义的政策和试图获得世界霸权的做法不管是在道义上还是在政治上在全世界都越来越孤立。一些人试图用军国主义的旧框框来套在人民头上，但是反应者寥寥无几。联合国大会的辩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同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人要把美国挤到墙角。相反，人们都希望美利坚合众国能与大家一起进行真诚努力，以便在国际关系中获得突破，并希望美国能认识到为实现世界和平而履行其责任的必要性。大家都清楚，如果没有美利坚合众国和其他国家的积极参加，消灭战争危险、停止区域长期冲突和其他世界性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持久的解决。关于采取集体行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倡议和不结盟运动各国会议所制定的哈拉雷文件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立场。

那么障碍来自何方呢？在很大程度上，这个障碍就是反苏情绪以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错误理解。

西方一些人尚未认识到，所有人民其中包括共产党人，与反共产党人一样都具有生活权、自由信仰权和选择生活方式权。西方统治集团愿意给社会主义以这些权利并愿意与社会主义一起实现和平吗？它们能否克服反共产主义的陈旧思想并采取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实现和平共处呢？

我们在这个论坛上不时听到有人指责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战争是一脉相承的。让我们回顾一些事实，这些事实是众所周知的，其中包括那些发表上述言论的人。苏联发布的第1号法令就是和平法。顺便提及，这个法令也遭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拒绝。和平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础和不可改变的前提。苏联共产党最近的纲领规定：“一个没有战争和没有军备的世界就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人们也都知道，苏联从来没有侵犯过别国的政治制度，倒是苏联不止一次地成了武装干涉和侵略的目标。今天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集团仍然存在着反苏主义。这体现在不愿意就苏联的不首先打核战争的保证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些人之所以不愿意这样做是因为它们知道，如果它们这样做了，共产主义的侵略性这种神话就站不住脚了，而那些推动军备竞赛并给军工企业带来巨大赢利的意识形态也将削弱。

同样重要的是，为公正解决区域冲突寻找的办法。在这个问题上东—西方对

峙的陈辞滥调是不适用的。这些陈辞滥调不仅已经过时，而且也极大地歪曲了它所应用的现实情况。如果真的想希望熄灭这些战争温床，那么我们应当解决这些战争温床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正是这些问题以及拒绝给人们以自决和独立权和自由选择其道路的权利这种做法构成了冲突的真正根源。只有通过解决这些根源问题才有可能实现真正和全面的解决。

在中东，只有通过有关各方的积极努力，并使以色列部队从1967年以来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上撤出以及实施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其中包括自决权和缔造其独立的国家的权利，问题才能解决。立即召开一个所有有关各方参加的、其中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的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会议，将是实现这个解决办法的一个积极的步骤。苏联最近提出的关于成立一个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都参加的会议筹备委员会的建议目的也在于此。

尼加拉瓜、阿富汗和柬埔寨人民通过推翻反人民的政权表达了他们的愿望。所有企图阻止他们选择自己建设一个新社会的道路的企图都应立即停止。

南部非洲目前存在的爆炸性局势也要求立即采取政治解决办法。有必要加紧进行集体努力，以保障该地区独立的非洲国家的安全和独立，并根据联合国的各项决定立即公正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采取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将大大地有助于纳米比亚的独立和消灭种族隔离这一非人道的制度。它也将有助于实现和平与稳定，有助于该区域各国人民其中包括南非的白人的利益。

在地中海地区建立一个稳定的和平与合作区域，这将大大有助于该区域各国其中包括塞浦路斯、利比亚和黎巴嫩等国家的利益和愿望。

我们继续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加强朝鲜半岛的和平、缓和紧张局势并和平统一朝鲜所作的努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于把该区域变为无核区的建议将为消灭核战争的威胁作出巨大贡献。

整个亚太地区正在世界事务中具有日益重大的重要性。苏联提出的关于通过各国的集体努力确保该地区的安全与合作的纲领实际上与全面的国际安全体系的设想是一致的。

也必须认真和持续地解决人权问题。现在需要的不仅是提一下《世界人权宣言》，也需要促成各国加入这一领域里的基本文书，如：《国际人权公约》、《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以及《禁止和惩治种族隔离罪国际公约》。

令人遗憾的是，假装为人权的主要倡导者的国家却很少加入这些公约。苏联已经建议，所有政府调解内部的立法，遵守这方面的国际准则。这样一个行动看来是极其自然的，是天经地义的，但同一些人权的倡导国确不急于积极地响应。

尊重人民的社会和经济权利以及所有国家的平等经济安全也是解决世界经济问题关键工具。忽视在公正和民主的基础上为建设一个没有歧视、非法封锁和制裁的国际经济秩序而进行改组的要求，并赞扬市场的无政府状态，是不符合现实的。有人也许争辩说，这种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创造了财富。确实创造了财富——但只为少数人创造了财富。对其他人来说市场的无政府状态有着另一种面孔——失业、文盲、缺乏医疗资助、缺乏住房、国际贸易中的不公正、卡住脖子的外债、影响整个国家的饥荒。这样一种秩序对我们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民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联合国面临的问题的泛围非常广大。如果要成功地解决问题，就必须作出集体的努力，加强联合国的有效性和提高其威望。

然而，某些西方国家最近开始了一种朝着相反方向发展的趋势，这就是破坏联合国，阻碍其活动，对一些会员国施加沉重的压力，对另一些国家实施专断的歧视性措施。我们正在看到联合国遭到政治、财政讹诈。在任何社会中，讹诈被认为是一种卑鄙的现象。对联合国这一世界性组织进行讹诈就更加卑鄙，联合国是人类建设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希望的象征。

如果真正要促进相互谅解与安全的话，各国应当采取什么立场？目前的形势要求我们采取新的方法。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最近强调：

“文明正经历着其发展中的一个关键时刻。不管存在着怎样的意识形态分歧和政治分歧，任何有能力进行合理和明智的思考的人都应当采取明白和确”

实的立场。人类的自我保护的机器应当开动起来。现在不能浪费时间。”

人类的聪明才智已经创造了巨大的机会，同时也对人类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威胁。这产生于今天的权利的双重的特征，这在切尔诺贝利原子能发电站事件的背景下就更加清楚了，这一事件也影响到白俄罗斯，使情况更为严重的是，不可能完全依赖技术，不管技术是多么的尖端，美国宇航员悲剧性的死亡以及计算机经常出故障就令人痛苦地清楚的表明了这一点。物质能够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如果失去控制就可能从地球的表面上消灭生命。如果核战争爆发的话，正可能导致这样一种结局，物质还有一种最高级的形式，这就是理智。理智能够防止无法弥补的后果发生。为了防止盲目和惨忍的势力压 人类的集体智慧，现在需要所有国家和人民的持续和真诚的努力而不是空喊口号。联合国以及大会本次会议的目标就是要动员这种努力。

得到全世界欢迎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里根之间的会谈、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成功、国际原子能委员会通过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重要公约、以及国际事务中其它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使我们越来越充满信心，有可能达成有利于和平、安全、自由、正义与合作的协定。

巴森德瓦先生（也门）：今天，我代表我国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向大会发言，我不知如何开口才好。我应当庆祝主席担任主席职务还是应当庆祝他所担任的这个主席职务。无论如何鉴于他杰出的品质和长期的政治经验，他的当选是最正确的选择。

如果说他被一致当选为这次会议的主席说明什么情况的话，这说明世界各国对他的友好、兄弟般的国家的崇高敬意。我们很高兴看到他担任大会的主席，尤其因为我们两国间存在着兄弟般的联系和基于相互尊重和建设性合作基础之上的友谊。

另外请允许我通过主席先生象他的前任德皮内斯大使表示赞赏和感谢，德皮内斯大使担任第四十届会议的主席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荣誉。不用说，他极其干练和积极的主持了上次会议，使他当之无愧地得到了我们的钦佩和赞赏。

我也想赞扬德奎利亚尔先生作出的持续和宝贵的努力，众所周知，他在为联合国整个国际社会服务时非常真诚和坚定。我借此机会再次真诚地希望他恢复良好的健康状况，以便能够继续以最好的方式行使他繁重的职责。

在纪念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的上届大会期间，两个超级大国在停止多年之后于1985年11月20日在日内瓦城举行了第一次首脑会议。但是，尽管人们对这次会议寄予厚望，会议并没有实现重大的缓和，也未能在国际局势，特别是在军备竞赛领域中取得重大进展，没能使我们对人类的现状和未来前景充满信心。因此，我们依然感到焦虑和担忧，因为回族上升的军备竞赛并没有任何减缓。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核武库依然存在，这些武器完全有能力将我们的世界摧毁多次。鉴于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善，地球上的生命时刻面临着由于某一方面的发怒或事故而遭受毁灭。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的第一次首脑会议在上届联大期间召开，命运又使得第二次首脑会议——安排在三天后于冰岛首都举行——在本届联大期间举行，这次会议是在解决了某些障碍问题之后才能召开的。

如果说莫斯科和华盛顿同意进行最高级会晤而提高了我们的希望，那么，我们希望将在10月12日举行的会晤不要象以前的会议那样毫无成效。我们希望这次会晤能够产生积极的协定，逐步地结束为掌握最致命、破坏力最大的武器而进行的疯狂的竞赛，消除两个超级大国武库中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我们也希望双方达成协议，保护外层空间免受军备竞赛的污染，在万一人类在地球上无法生活的情况下，外层空间能够提供庇护的场所。有人荒唐而又毫不负责地鼓吹外层空间军事化，似乎地球已没有充分的余地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破坏性。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已经面临重重的危险。如果如此疯狂地寻求压倒他人的目的在于独霸世界，那么，怀有这种野心的人应该知道通过人民的友谊赢得的成果比用暴力抢来的利益更强大。这场军备竞赛迫使我们不得不问，人类是否已经富裕到可以让某些国家在这场发疯的竞赛中如此挥霍的地步？答案是否定的。

世界上无数人民正遭受欠发展、饥饿和疾病的痛苦，这是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因此，那些在研制毁灭性技术上大量挥霍的国家是否应该将这些资金用于消灭营养不良、贫困与欠发展的状况？我们希望两个大国继续会晤，希望它们取得重要、积极的成果，结束无止境地制造更多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疯狂竞赛，将它们的能力服务于人类，同时销毁它们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

联合国是为了促进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建立的，它有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克服阻碍达成这些协议的种种障碍与困难，使各地的人们能够对自己的现状与未来毫无忧虑。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积极参加不结盟运动，因为我国相信，面临国际上两极分化的种种压力，不结盟是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其他许多国家所能采取的最好的道路。不结盟运动的成员正在不断壮大，这表明无数的国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不结盟的道路是维护本国独立、国家主权，避免两极分化的理想的选择。

我借此机会向大家表明我国领导在总统、全国人民会议总书记阿里·阿卜杜拉·赫利赫上校领导下在原则上和思想上都是温和的。我们认为，不结盟并不意味着在正确与错误之间采取中立，而是站在正确的一边，捍卫正确的事业，反对错误，谈到不结盟，我要表示我国对于最近在友好的津巴布韦哈拉雷举行的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的成功感到满意。它表明，不结盟运动正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支持我们这一有众多国家组成的组织，促进世界和平与正义，解决国际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国际和区域性争端。我们赞扬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先生阁下极其出色地主持了那次会议的工作，赞扬他对会议所作出的建设性贡献，这些都反映在会议的决定与建议之中。

我们曾希望联合国能在世界上消除不公正、紧张、冲突的根源、贫困与饥饿的情况下进入联合国生命的第五个十年；然而，简单地看一下当今的世界就足以使人们感到担忧与沮丧。但是，这并不是对联合国成就的否定，在解决过去四十年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在捍卫一些国家人民决定自己命运方面，联合国取得了成就。但



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联合国没能解决许多危机与困难，没能解决许多政治问题。但是，把责任全部推在联合国的身上是不公正的，因为联合国的效率与能力取决于国际力量与联合国相互作用的程度，联合国的力量来自于成员国，特别是主要大国的合作。

目前种种突出、长期的问题中最为突出的是巴勒斯坦问题以及在现代政治词汇中称作为“中东危机”的冲突，三十八年已经过去，而巴勒斯坦人民却依然未能象世界各地已经赢得独立的人民那样行使自决的权利，在自己的民族土地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这一问题已成为历届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附属机构和组织议程上常年存在的项目。尽管联合国通过无数决议，这一问题依然得不到公正解决，这十分明确地证明了某些国家成功地破坏了联合国的作用及其职责。

我不认为还有什么问题能够比这个问题更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并加以解决，特别是鉴于这一权利本身是一件十分明显的事。由于联合国对于经历了种种牺牲的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的不公正现象束手无策，而且还允许以色列这样一个侵略者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并任凭它为所欲为，对联合国的信誉进行挑战，毫不在乎地蔑视联合国的各项有关决议，因此这就无怪乎各国人民对联合国失去了信心，以致进而嘲笑联合国的存在。如果说中东是不断爆发冲突的场所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温床的话，那是因为巴勒斯坦问题至今尚未解决，而巴勒斯坦问题，正如我们以前所宣称的那样，是该地区斗争的焦点和实质。

但是怎么才能找到公正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呢？以色列仍在继续执行它的骄横自大和侵略的政策，占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邻国的领土，毫无道义和廉耻地向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进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怎能为该地区今后的冲突寻找建立在公正基础之上的解决办法？只要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国际上的强国一天不停止向以色列提供一切形式的支持和鼓动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够指望以色列放弃它的侵略政策以及愚蠢的毫无顾忌的态度和恐怖主义行径呢？

在四十年的时间里仍然没有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这一事实无疑是对人类的侮辱，同时也证明了联合国没有尽到它的作用和责任。所有国际社会旨在公正解决这一问题的集体或单一的努力都遭到了挫折，对此以色列是应当负责的，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如果说对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问题已经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的话——这次会议要有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和所有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有关各方参加——那么阻止举行这样一次会议，甚至拒绝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就是以色列及其盟国，也就是美国。难道还有谁需要提供以色列反对和平的进一步证明材料吗？如果以色列渴望以投降作为和平的条件的话，那就是大错特错了。为什么它坚持要求实现一种和平而拒绝建立在公正和权利基础之上的和平呢？无论如何，召开一次在联合国主持下的国际会议，并且参加这样一次会议的应当包括所有有关各方，首先是兄弟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及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我们认为这种办法仍然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问题并进而在这个世界上这一敏感地区建立公正和持久和平的适宜的基础和办法。

可能以色列会抱有这样的梦想，它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戈兰高地以及它对黎巴嫩其它领土的占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一种无可争议的既成事实，并且进而可以获得国际上的合法承认——如果这里所讲的就是它的梦想的话，那么必须记住，西方的殖民主义面对着各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斗争，不得不从它已经占领了一个多世纪的许多国家中撤出。因此，它占领这些阿拉伯领土的最终命运——无论是它对巴勒斯坦、黎巴嫩还是叙利亚的占领——都不会比过去西方殖民主义的命运更好。

现在是我们阿拉伯国家以决断的精神立即结束这种漫长的痛苦的时候了，这种痛苦是由于以色列在阿拉伯家园的心脏地区不断进行骚扰的结果。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在过去三十年中的侵略行径和罪恶甚至足以使它最狂热的支持者——其中首先

是美利坚合众国——认识到这个寄生实体的本性以及它的狂妄自大和愚蠢。但是那些支持以色列的人却使他们自己蒙住了眼睛，以至善恶不分，居然把罪恶当成了英雄主义的行为。

我们要求美国这个大国重新考虑它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并对它的政策进行评价，以便与其它主要国际力量一起在恢复正义和寻找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危机的进展中发挥它们的作用，以便建立和平和正义。

然而，如果不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不把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归还给所属的国家，那么任何国际的努力都不能取得成功。

阿拉伯国家已经重申它们诚挚地希望通过它们的倡议来恢复该地区的公正和平，这一倡议反映在第十二届非斯首脑会议的有关决议之中，并重申它们遵守在去年八月召开的紧急首脑会议中所提出的倡议。

尽管这项倡议得到了普遍性的广泛支持，但以色列仍然拒绝建立一个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但是联合国对以色列所采取的这种毫不妥协的拒绝立场不应坐视不顾。联合国必须加紧努力以便实施一项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这样该地区将不再是紧张局势的温床，因为这一种紧张局势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具有爆炸性。

说明中东局势仍然严重的最充分的证据就是该地区的暴力事件继续升级，其范围已经扩大到其它地区。但是那些由于某些单一事件而进行反对这种暴力事件斗争的人，应当研究和调查每一个恐怖主义现象的根源，以便彻底根除这种灾难。因为如果当初不宽恕杀害了成千上万无辜人民生命的以色列的恐怖主义行为的话，那么有某些小族或个人所进行的使无辜人民丧生的恐怖主义行径本来是可以得到避免的。我们反对恐怖主义，但是反对恐怖主义还需要把我们的目标对准以色列的恐怖主义。因此，那些谴责个人的恐怖主义行径的人也必须谴责以色列的恐怖主义，因为以色列的恐怖主义是在全世界面前公然把矛盾指向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民的。集体恐怖主义是最令人痛恨的罪恶。世界上某些国家看待恐怖主义的方法不应当象阿拉伯一首诗中所描写的那样：在丛林中谋杀一个人是一种不可宽恕的罪恶，屠杀整个民族却是可以争论的事情。

个人的恐怖主义不管多么令人痛恨，也不能在责任和后果方面同某一个国家的精神和行为等同起来，不管这个国家多么令某些人遗憾地属于这个或其他的组织。结束以色列的恐怖主义及其对巴勒斯坦、黎巴嫩领土和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占领，并且把这些领土归还给它们法定的所有者，这将减少个人恐怖主义的现象，因为人们把这种恐怖主义看作是否认正义和推行弱肉强食法则的必然结果。

在我们召开本届会议的时候，血腥的两伊战争正好进入了第七个年头，这实在是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这是一场耗资巨大的战争。成千上万的人在这场战争中倒下去了，迄今为止已有上百万人丧生。这两个国家中的无数设备和许多基础设施都遭受了破坏。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坚持不懈地要求结束这场流血的战争，我们把这场日益扩大的战争看成是十分荒唐的并且它耗尽了两国人民的能力，我们已知两国人民有着宗教上的联系和友好的睦邻关系。\*

我们赞赏秘书长、伊斯兰会议组织以及不结盟运动所作的各种努力，欢迎伊拉克今年八月关于愿意接受停火的表示。因此我们希望伊朗方面也将采取积极态度，以响应伊拉克的主动行动，并接受各种调解努力，因为它们之间敌对行动的继续威胁整个地区，并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国际社会对于这场血腥的人类悲剧不能袖手旁观。因此我们呼吁各大国、以及所有有能力的国家：为结束这场破坏性战争发挥其作用，以防止战火四处蔓延而引起一场更大和更具有破坏性的战争。

结束这场不幸战争要求交战各方接受立即停火，其部队撤回到国际公认边界一边，并举行直接谈判，以根据国际准则和国际法达成维护各方合法利益的协议。因此，伊朗必须表示愿意接受这点并采取和伊拉克同样的行动。

---

\* 主席继续主持会议。

关于阿富汗问题，情况仍然没有变化。阿拉伯也门共和国虽然欢迎苏联宣布愿意在年底以前从阿富汗撤出七个团的部队，我们也支持一切旨在通过有关各方谈判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的国际努力，以便让阿富汗人民行使自己的主权和不受外来压力自由选择自己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权力。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尽早把难民遣返回其家园，并停止一切形式的外国干预。

塞浦路斯问题仍然未得到解决，因为两方的代表之间进行的谈判遇到了困难，这要求联合国加倍进行国际努力，进一步采取措施来确保争端双方之间对话的继续，因为对话是实现满意解决的最佳途径，它能保证所有的宗教自由和共存，尊重一个塞浦路斯内一切权利和义务的平等。

在非洲，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对纳米比亚的占领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另一严重挑战。尽管联合国通过了许多决议，比勒陀利亚政权傲慢地拒绝这些决议，并坚持继续非法占领该领地。

面对种族主义政权的这一顽固拒绝态度，我们必须进一步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支持他们的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主）。这要求国际社会进一步施加压力，以使这一长期未决的问题脱离恶性循环，结束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该领地的占领及霸权。

种族主义政权对纳米比亚人民及其军事领导人所采取的行动和犯下的罪行违背了最基本的人权和联合国的一切决议，尤其违背了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如果不实施这些决议，纳米比亚人民将仍然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最凶残的侵略和非正义行径的受害者。尽管国际社会对这一可憎政权的行径不断给予谴责——该政权存在这一事实就被认为是对人类的挑战，南非政权却仍然坚持蔑视世界舆论和联合国及其它国际组织的各项决议。继续公然践踏一切国际法和准则。

在南非国内，这一政权仍在继续实行骇人听闻的种族隔离，剥夺当地绝大多数人的一切权利，并靠镇压人民的英勇抵抗和使用一切形式的侮辱人格、酷刑和压迫手段来维持其统治。

以色列是这一政权的盟友和卫道士，这决不令人奇怪。这两个政权不仅结盟而且都是种族主义和法西斯国家。这使它们结成远远违背道德和基本价值观和准则的罪恶联盟。以色列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站在一边并不令我们奇怪。我们感到奇怪的是，那些大谈自由并把自己看成是人权的捍卫者的国家却支持这一政权。但是既然同样这些国家也支持以色列——比勒陀利亚政权的首要盟友的话，我们又为什么要感到奇怪呢？

我国代表团要表示满意的是，南北朝鲜人民愿意实现统一。我们希望这一崇高目标将通过和平和民主途径，并在不受任何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得以实现。

我国对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恢复民主感到非常高兴，同时我们正密切地关注着目前中美洲正进行的武装冲突情况。我们深信，这些问题的解决在于有关各方进行对话和采取和平途径，以找到某种方案来确保该地区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和其不受外国压力选择它所希望的政权的权利。

当前国际经济关系仍未改善，这仍是当今世界紧张局势的一个主要根源，因为它不断扩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鉴于发达国家把发展中国家看成其工业品的开放市场，而不是把它们看成为自己的伙伴，双方的不平等关系将导致穷国更穷，富国更富。

不仅不公正的国际经济形势蕴藏着危机，国际经济中又出现消极现象的扩散，如货币的波动和商品价格的下跌，它们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至今这已经反映于国际贸易中的萧条和某些债务国所面临的困难。如果这种局势不改变，其潜在危险是会增大还是只是犹如冰山之颠，还有待人们观察。除非北方的各国认真和南方进行对话，这一局势有可能使世界面临经济灾难，它将不仅局限于发展中国家，而且自然将蔓延到发达国家内，并将反映于它们的工业、产品和经济的萧条。

为了提高我们世界上人民的生活水平，必须扫除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一切形式的剥削，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基于相互依赖关系的国际经济秩序，因为发展中国家在同

发达国家之间关系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也影响到它们自己的人民，从而引起世界许多地方新的政治问题的出现。为实现世界各国之间的政治共处，就要求各国本着经济相互依赖的原则——如果无法使这些利益完全一致的话——建立健康的关系。

如果不恢复对各方关系的信任，世界经济复兴的希望就仍将是一个幻想。而且，某些人赢得的财富——这带来了他们的发展——不能只由少数人在牺牲大多数人利益的情况下享受。

民主的选择是我国的不可扭转的选择。最近的普选扩大了全国人民会议，后来的常设委员会代表的选举表明以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上校为首的我国领导决心坚持走民主选择的道路。如果说也门的统一是我们人民的最崇高的目标的话，我国领导人已经不失时机地声明自己致力于这一目标。我们仍然同我们在也门南部的兄弟们一道工作，争取尽快地实现这一目标。

最后，我要再次呼吁联合国进一步努力解决所有困难和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巴勒斯坦、中东、南非和纳米比亚的问题，这样这些问题就不会象几年来（实际上是几十年来）那样一直列入大会历次常会的议程，这样联合国就可以在所有国家和各国人民心目中恢复自己的威信和能力。

最后，我请求上帝指明道路，让大会成功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苏丹共和国总理埃勒萨迪·马赫迪先生讲话

主席：现在大会将听取苏丹共和国总理兼国防部长埃勒萨迪·马赫迪先生的讲话。

苏丹共和国总理埃勒萨迪·马赫迪先生在礼宾官的陪同下走上讲台。

主席：我非常高兴地欢迎苏丹共和国总理兼国防部长埃勒萨迪·马赫迪先生阁下，并请他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马赫迪先生（苏丹）主席先生，我诚挚地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主席。我们也要感谢前任主席在主持前一届会议工作期间所作出的贡献。

我今天是代表苏丹人民在大会上发言的，苏丹人民在专制暴君的统治下遭受多年的不幸和苦难，专制暴君对内推行压迫性政策，对外推行颠覆政策，因此使苏丹变成不幸和黑暗的根源。在苏丹，表达自由受到禁止，个人自由被完全剥夺，公民

被拘留、被处死并且受到断肢的惩罚，所有这些都是以宗教为名的。实际上，这样做歪曲了宗教的信条，宗教上特别明确规定在惩罚之前必须采取充分的措施防止罪行，而且认为由于社会因素应当宽大处理和减刑。也是这同一个宗教，它全面地看待问题，让犯法的人在受到惩罚之前享有权利。在专制政权的时代，苏丹仍然是悲惨事件的根源，这部分是由于人的所作所为，部分是由于自然灾害如干旱、沙漠化和饥荒。

今天，我给大会和国际社会带来了好消息，苏丹的干旱已经过去，这个国家现在已经能够依靠自己的资源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此外，在对人类的贡献方面，我们的伟大人民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第二次通过得到武装力量支持的民众起义奋起推翻专制政权，在生命和财产没有受到损失的情况下，武装力量帮助推翻了暴政。然后，建立了一个过渡的文人和军事政权，达成了一项民主和解协定，一年之后在全国除了十分之一的地区之外举行自由普选，十分之一的地区没有进行普选是由于安全的原因。选举之后，设立了一个得到制宪会议80%的成员以及90%选民支持的政府。这一政府得到了来自最基层的支持。

苏丹的新民主保证基本权利和自由、司法独立、法制和宗教自由。这个民主制度不仅给予政治权利和表达自由，而且在行使权利方面取得民族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平衡，现在苏丹希望取得区域之间的经济平衡，以便使政治民主与经济和社会民主取得一致。

新苏丹意识到自己并非生存在一个真空中，而是具有深刻的伊斯兰、阿拉伯和非洲的根基，苏丹将坚持所有这些根基，协调这些根基之间的不同要求，并且坦然地对待人类的所有经验以及自己在文化、政治、社会、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成就。现在苏丹已经完全建立了将体现出自己的新方向的政治机构。我们已经开始执行一项全面的国家经济计划，以便得到发展实现公平的社会目标。这项新的计划将结束我国遭受其害的经济依赖性，这样我们的经济就可以依靠自己本地的能力站起来。我们的发展计划将是人类工程方面的一个实践，使我国摆脱过去几年遗留下来的缺点，这样就可能实现更美好的生活。



这一民主义务将不可避免地使我们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避免军事冒险，只有在自卫时才进行斗争。

独裁国家总是通过军事冒险来转移人民对自己苦难生活的注意，追求虚荣；相反，受人民支持的民主制度却对自己的行动负责，通过对话和说服来宣播自己的理想。苏丹的经验告诉我们，独裁的政权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上的负担，因为它们强制推行骗人和压迫性的政策。独裁政权是政治负担，因为它们一味侮辱和压迫人民；独裁政权是经济负担，因为它们荒淫无度，浪费资源；独裁政权是军事负担，因为它们在国内导致冲突，对外进行冒险。苏丹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最恰当的制度是建筑在自由选择基础之上、承诺忠于社会平衡和公正目标的政治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最符合人类尊严，最可能在国内和国外取得稳定和实现和平。

苏丹这一充满希望的制度使得一连串谣言不攻自破，写下了一页充满着希望和理想的新篇章，大大地激发了苏丹人民，使它们希望倍增。然而，苏丹的道路上仍然充满着层层障碍，有人正企图使它回到霸权和混乱的状态。我想着重谈谈其中四个障碍，因为这四个障碍非常重要，而且国际社会在消除这些障碍中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第一个问题是沙漠化。许多人类因素造成了沙漠侵蚀我国。由于农业和农田政策设计不良；森林消亡、农村地区缺乏对火的控制、无视环境保护、忽视植物和其它思想和行政上的不足之处，加上国内、区域和大陆上的一些自然因素，导致了沙漠每年深入大约十公里。在苏丹，我们最为重视这一问题，将首先努力加强人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执行良好和全面的计划，和沙漠化作斗争，维护属于未来后代和我们这代人的自然资源。

要和沙漠化作斗争，就必须将国内、区域和国际的努力溶为一体，研究沙漠化的根源，制定遏制沙漠化的计划，并提供克服沙漠化的技术、财政和行政手段。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赞扬了联合国进行的捐助，并请求它进行更多的努力，给这一问题以特殊的重视，使得人类不至于失去不可取代的资源。

第二个问题是难民问题。

苏丹将一如既往地推行友好的政策，来对待通过我国东部、西部和南部边境进入我国的难民。他们的数目急剧增加了，现在已经达到了占苏丹人口百分之十以上。这些为数众多的难民给苏丹带来了很大负担，其中有些是可以看见和用数量确定的，其它则不然。

苏丹承诺不干涉邻国内政的原则，希望看到这些难民自愿地回到自己的祖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苏丹将不遗余力地寻求通过各种方法和方式实现民族和解，确保这些难民自愿遣返。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有必要控制这些难民在苏丹的存在，以确保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安全，向他们提供必要的教育和卫生服务，并防止苏丹人民自己的生活和安全遭到消极影响。

不能只是指望苏丹自己就能提供制定计划所需要的手段、以及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须的财政、技术和行政资源。国际社会必须加入这一努力，如果作不到这一点，那就无疑等于误解了苏丹的经验。

一个由许多方面组成的联合国政府间代表团访问了我国，并提出了一份报告，我们支持和欢迎报告的大方向。我们呼吁根据该报告的内容加紧努力，以解决苏丹的难民这一问题。消除难民的存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以此支持苏丹经济。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提供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人类和物质支援。

第三个问题是外债问题。在一个违反宪法的政权执政期间，外债负担变得越来越沉重，现在是我们国民生产总值的两倍多。偿债的费用大于我们每年的出口收入。苏丹的道德价值和生产曾遭到破坏，苏丹声名扫地，从一个相对繁荣的国家变成一个依靠施舍度日的国家。当苏丹刚刚开始摆脱这种局面的时候，要求它偿还债务合理吗？

我们将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审查外债的数额和根源，从而区别什么是合法的债务，什么是不合法的债务。到期的债务将必须得到处理，但不是按照习惯的商业标准。相反，我们将优先考虑苏丹人民的生活和它们必须得到的服务和发展的合

理水平。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能期待我们忽略这些优先考虑的事情。但是，我们将根据这些优先考虑拨出一定比例的出口收入，以便在外债修正之后偿还其中的一部分。

此外，当我们继续承担这一义务的同时，我们要继续呼吁富裕的债权国家理解造成债务负担越来越沉重的原因，苏丹在破坏和压迫的16年中失去大部分人力和物质资源。尽管我们也许有法律责任继续保证偿还这一债务，但从公正的角度来说这能成为一种责任吗？我们呼吁富国以加拿大和意大利为榜样，这两个国家已决定减轻债务负担，或者冻结或者一笔勾销债务。除非与此同时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使任何减轻措施促进发展，以便为赤贫的阶级带来一个更好的生活，否则这种措施将会是徒劳的。

第四个问题是苏丹南部的一些地区的叛乱问题。一些客观和内部因素造成了我国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紧张，这一重要的因素是宗教和种族的差别。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别也不能忽视。

这些客观因素由于悠久的历史因素和殖民统治1918年至1948年期间在南部推行的政策所造成的其他一些因素而更加复杂化。这一政策使老的冲突以新的形式出现。

自苏丹独立以来，苏丹社会尤其在北部目睹了一场阿拉伯民族复兴运动和伊斯兰觉醒。在那一时期，在南部的一些阶层的人民越来越意识到他们的非洲和基督教特征，并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它们被剥夺了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以及经济生活水平较低等。这些因素产生了南北之间相互冲突的政治和文化潮流。

然后在一人统治下，实施了所有苏丹政党大会的决定，并签署了1972年协议，这实现了必要的和解，并为接受南部的特征提供了机会。但出人意外的是，独裁主义政权改变了立场，它对南部的政策指手划脚，并撕毁了协议，更有甚者，它颁布所谓的伊斯兰法令，一笔抹煞那些得到尊重和保护的特征。从根本上说，这完全是丧心病狂地企图巩固其一人统治，并以伊斯兰的名义恐吓所有的反对者：

穆斯林教徒、基督教徒和其他人。这些政策在南部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它们将此看作为政府背弃和平协议和进行宗教破坏和压迫的活生生的例子。

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苏丹现政府要求召开一次全国立宪会议，以便对全国的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从而通过对话达成一项协议，为处理下列问题打下公正和可接受的基础：第一，解决宗教和政治问题，以便在一个现代民主、政治和宪法的制度范围内满足穆斯林教徒、基督教徒和其他人的愿望；第二，解决民族特征和文化与种族差异的问题，以确定不同的特征并增进和平共处；第三，平等参与公共和政治生活，以使多数人按照平等的准则尊重地区和种族权利；第四，进行经济发展，以保证平等分配财富、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

我们发现，我们在苏丹有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是我国所独有的。

尽管苏丹也同一些国家一样面对着由于脆弱的民族团结和现代化的创伤、以及对自己根源越来越多的复杂意识，但仍能了解和诊断其问题，有决心通过政治对话解决它们。

目前的叛军虽然正在该地区的一些地方造成破坏，并正在威胁贫民的生命，但完全意识到政府的和平和调解的政策。叛乱一方在今年8月14日的一项公开声明中坦率地表明了这种意识。然而，尽管如此，叛乱运动还是使其恐怖活动升级，这些恐怖活动是针对贫民、老年人、妇女和儿童的。这些恐怖活动的最恶毒的一次就是击落一架贫民飞机，杀死全部60名乘客。

该运动的恐怖主义性质是不需要什么证据的。它的行动和它的声明就说明了这一点。需要证明的是它不能作出独立的决定，以及它附属一个外国霸权，这个霸权把它用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经过我们自己的接触和谈判，现在已经很明显，只要叛乱运动能够使自己摆脱那个把它用来阻碍我国建设的外国的统治，我们就能与该运动达成一项协议。这个外国完全控制自称为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叛乱运动，把它窝藏在自己领土上，协助招募人员、提供武器、提供训练、提供一个用来进行宣传广播和向其部队发布军事命令的电台，并提供食品、供给、后勤援助和运输设施。

从其内部范围和根源来讲，这一冲突可以由不同的苏丹各方来解决。因此，不需要任何辩论和联合国的介入。但叛乱运动超出了苏丹的范围，成为外国侵略的恐怖工具。这时，联合国就有必要意识到该局势的实际情况，而我们已经把这一局势提交给非洲统一组织。

新的和民主的苏丹，受其历史的鼓舞，满怀期望地展望其未来。我们正走向在国内搞建设和在国外争取正义和平。我们决心克服所有障碍。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发挥其作用，创造一个以合作和不侵略为基础的有利的国际环境。

国际社会正全力解决很多问题，但我在这里应提醒大家注意五个重要的问题。

首先是有关联合国的问题。联合国是会员国能够本着平等的基础交换意见和经验，和平解决争端的唯一广泛的论坛。该组织与其他专门机构一道，在维护和平和促进国际经济和技术合作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

联合国会员国数目在过去40年内迅速增长，其机构和委员会已是以前的数倍。这种发展给有效利用其资源和协调其众多而且有时是重叠活动的的能力带来不利影响。现在来研究本组织的行政和财政缺点，以根据政府间专家小组的建议起草一个改进其行政和财政职责的全面计划，已变的十分必要。

从40年来的经验看，《联合国宪章》应得到修正，以便包括经济权力、保护环境和外空、特别是扩大维护和平与安全方法的有效性的规定。为此，我们认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的数目应该扩大，使每个地区集团都有一个席位，大会则应被赋予在一定多数情况下推翻安理会否决的权利，以便保证没有一个常任理事国能够阻止绝大多数会员国所支持的国际行动。

除了批评联合国的职能，还要怀疑其价值的行动是一种不幸的趋势，代表了一种面对本组织的缺陷而抛弃其作用的态度。目前恰当的态度是承认本组织的缺陷，根除缺陷的根源，使联合国在现在和将来成为我们众所期望的组织。

第二个问题就是军备竞赛问题。作为社会和其他形式竞争的反应和结果，使自己武装起来并做好军事准备已成为人性的一部分。然而，这种性质已经达到了

不仅浪费人力和其他资源，而且污染环境、使人类生命面临灭绝的威胁的地步。因此，不论通过双边还是多边的谈判来制止常规的和军事的军备竞赛，都是十分重要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省下必要的资源来促进全球的繁荣，保护环境，特别是避免核灾难。

就防止在外空进行军备竞赛、限制和消除破坏性武器库、以及禁止发展和储存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达成协议，是人类的责任。今天，对人类最大的威胁是发展了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核武器和储存了大量可以多次摧毁整个世界的武器，和把这种武器系统置于计算机的控制之下。但是，任何人，无论多么鲁莽，都知道在核战争中没有胜者。现代核能力就像一个飞镖——要打到目标就必须打到自己。恐惧本身已经确保人们不会有意识地做出打核战争的决定，但是计算机出现故障又怎么样呢？由于计算机出现差错而引起核战争是一种可能性，而且必须对这种威胁予以严肃的考虑。对于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核俱乐部”的成员必须严肃考虑这些危险，以及找到各种途径和方法消除这种危险。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欢迎即将举行的苏美首脑会议，并希望两个超级大国不辜负整个世界人民崇高的期望，不遗余力的使会晤取得成功。

第三个问题是国际经济秩序。克服发展不足和实现发展，是发展中国家以及它们的人民和政府所面临的挑战。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求有必要的决心、进行必要的动员、进行严肃的规划和有效的管理。但是只要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体制仍然不平衡和不公正，环境就会不利，也会阻挠发展和社会正义。

来自几个方面的建议和提议——主要有勃兰特委员会所提的建议——都强调发达国家在建立一个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可发挥积极作用。现在所需要的是就这些建议采取紧急行动。

在联合国进行了漫长的和有益的讨论，特别是在关于非洲危机经济形势的特别会议上。许多非洲国家越来越多地依靠外来资金。发达国家在忙于教训和教导非洲人，而发达的东方国家在忙于批评西方的政策和立场。这些态度既不是健康

的也无益于非洲。非洲国家应肩负起自己的民族责任，并动员国家的精力和能力。国际社会应该通过建立必要的国际经济和金融气氛来作出反应。这一气氛的特点应该是合理地分配全球资源，以及改革经济、金融和贸易体制。这要求发达国家有政治意愿，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它们自己已经达到的同样的繁荣和社会和平。

我想谈一谈国际社会目前所面临的主要挑战的五个温床。这要求采取严肃和不断加紧的国际努力来解决并消除它们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首先，是非洲的温床，即南非和纳米比亚。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人类的侮辱。国际社会完全有必要对可憎的种族隔离政权采取坚定和明确的立场，特别是实施全面和强制性的制裁直至这种制度的崩溃，或者是它同意建立一个能保证大多数人统治的民主制度。在这一方面，我们欢迎一些西方政府和议会所采取的行动，其中最近有美国国会所采取的行动。我们希望在采取了这些初步的步骤以后，能采取其它措施并予以巩固，以保证对南非的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采取有效的制裁。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违反联合国有关决议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是对非洲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主要根源。这也要求采取坚定的国际行动，孤立种族主义政权并迫使它无条件地从纳米比亚撤出，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第二个温床是巴勒斯坦问题。正如南非种族主义份子的顽固态度和侵略政策构成对世界的威胁一样，以色列自从1967年以来占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以及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同样威胁着世界和平。要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就必须完全承认巴勒斯坦人有自决、回到自己家园、在自己的领土——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的权力。很显然，寻求公正和平的唯一合适论坛是由联合国主持下的国际会议，并有有关各方的参加，特别是有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参加。

下一个紧迫问题主要是亚洲问题，即阿富汗。我们期待着一个没有外国存在的独立的阿富汗。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苏联部分撤军，我们希望这将是出现其他后续步骤的第一个阶段。我们还欢迎阿富汗—巴基斯坦谈判，我们希望谈判将扩大包括所有阿富汗各方，以实现全面和平解决。我们还赞扬联合国秘书长的努力，呼吁他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发挥作用。

第四个紧张局势的温床是中美洲。解决该问题在于该区域已经兴起的强大的民主浪潮。他们希望，那一趋势将得到巩固，并伴之以外国终止干预和干涉，以使该区域的各国能够享受民主和国家独立。

下个问题特别是伊斯兰世界的问题，我指的是海湾战争。没有人会怀疑海湾战争已经导致生命和财产的重大损失，也不会不同意：战争将不会解决交战各方的长远的历史分歧。必须结束这场战争，所有问题，不管是遗留下来的还是新的，都必须通过和平谈判予以解决。

基本问题是：如何结束战争，以及如何避免该问题的解决走向死胡同？结束战争的基础必须是双方结束战争的明确愿望，以及如何才能最好地结束战争的协议。许多集团，例如穆斯林学者和伊斯兰民众运动，必须在结束战争方面发挥作用。联合国也可以在调查冲突的主要原因、导致战争爆发的事件、以及鉴定造成的损失、确定赔偿以为和平审议该问题铺平道路中发挥作用。

在呼吁穆斯林学者和伊斯兰民众运动推动建立为结束战争发表意见的气氛的时候，我们还呼吁联合国重新继续作出努力，以公正和果断地结束那场已经造成重大损失的战争。实现公正和果断地结束战争已经成为一项伊斯兰和人道主义义务。

人们呼吁联合国控制我提到的所有这些紧张局势的温床，它们的存在是对国际社会的一个主要挑战。这还给联合国一机会，证明它为实现人类的幸福、以及人类对更美好未来的愿望中的价值和必要性。

前途光明的新苏丹和国际社会的所有善意的成员国一道，随时准备在加强联合国的使命、改进其工作方面发挥充分作用，以使它成为和平与国际合作的真正卫士



和攻不可破的堡垒。和平与国际合作是这个地球上生存的前提，而通讯和技术方面的革命已经使这个星球变成一个有共同命运的村庄。

主席：我仅代表大会感谢苏丹共和国总理兼国防部长刚才作的重要讲话。

苏丹共和国总理埃勒萨迪·马赫迪先生在陪同下走下主席台。

下午1：05散会